

# 竹取拾遗物语——七·欲以两仪拨平

2026-04-10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## 七 兩儀<sup>りやうぎ</sup>して撥平<sup>はつへい</sup>せむと

辉夜姬来于地上次年六月望，并六月晦。两日共书之。

六月望。自奉命前两日已教小斋人依前人形式，备祈雨供品布棉绢丝、木料马匹等。准备既妥，则不容少歇，即行祈雨，临时起式。祈雨共祭神社八十五座，以我初来乍到难任使者，故而遣琴音送密信与持统帝，琴音尚未归而我已当行祭之时。如此火急，乃祈雨事迟一日，则田舍稼夫复苦一日故。因而无心旁事，日夜察望，并演习献舞。

奉币之事，尚未任斋宫代时已反复行之。而从前已在斋宫神宫奉仕之人亦不以为意，只道新任斋宫代又无以异，循规蹈矩尔。神官有元服名池奉者，直面而问：“斋王代大人可有秘法而异乎帝命？”我亦不作辩解，只教依命奉行：“当行式七日以祈雨。”

几望夜，师匠来寝殿，与我相对而坐。师匠提手淹茶，双手而奉：“姬君请用。”

我浅笑接过，嗅时只觉茶香入鼻，稍以鼻息呼之，再掩口而啜，只觉入口激苦。

“师匠如此沏茶，是何用意？洗耳恭听。”

师匠垂眸，少顷而对：“公主殿下以照世皇女之名，不知来历而任斋王代，恐有神官从前奉仕于此，心有不满。”

我以拇指轻磨茶杯下沿，又啜一口，思虑而答：“师匠所言极是。”

师匠将手扶上茶杯：“公主。‘所言极是’一言不足以平事。有神官名池奉，朝中重臣中臣家出身。若祈雨不成，何以对？”

我置茶杯于地：“师匠看来？”

“当有所防备。事不关祈雨成败，而人心向背时。”

我沉吟半刻，缓缓答道：“师匠。若有发难，我自不以威压，不以雄辩。无论何事，只贯祈雨一仪。事败，我自请罪；事成，向背与否，有理据可以再论。”

师匠凝视良久，松手后退半步。“公主依旧执拗如是。胸有成竹则我已无怨。”

我莞尔：“茶味虽苦，后觉香冽。”

而师匠自告退。

顾念奉币事，再行奉币，可有不妥？然而已成定事，无可追回。若是在月都时，消息往来，瞬息可达。地上则以车马书信，多有不便，我尚不熟稔，故有所疏漏。

如今唯有行式祈雨，未知后事如何。此番不与前日伊势同，所望者，国中旱魃之急终于此也。

望日，以数十人成行，出斋宫，先奉伊势神宫，再步行至五十铃川。早有祈雨台，临时搭起。我自提裳领几人上台，念祝辞，并舞。

如是四日，自早至晚，疲惫之至，而甘霖不降一滴。

日暮西境而归，如是四回。女官奉茶时，手颤洒落于地。我已知是有人从中作梗，亦不恼，只教女官不必惊恐，自归寝殿更衣，再用膳如常。是时茶饭已冷。而池奉神官率几人求见于出居殿。

“斋王代大人，四日已过，天无片云。”

我垂眸不对。

“臣等恳请，以向来例法，三日不应则当卜问神意，另择良日。”

我拂袖扫去案上散落茶叶，凝神收息，不动声色。少焉，正色而问：“卜问神意？如今伊势，谁人得通天照大御神命之意？”

池奉目不斜视，不躲闪半分：“照世殿以‘代’摄斋王，古无此例。而天照大御神命若以‘代’而不悦，祈雨愈勤而天照大御神命愈怒，则难处矣。臣等为天下计，不得不问。”

为天下计，好一堂皇之名。

我扶扇回对：“尔非天照大御神命，而安敢以心度御心？已而诺祈雨七日，则一日不少，尚有三日之事。台上朝颜若需一年而发，则九月之期至时，曾有诘其不放是春雨恚怒之故者乎？七日既祷，若无雨者，再行不礼。”

池奉到底非年长神官，急问：“此言当真？”

我则再环视四五神官：“七日未至，谁人再有贰心，则以神官戒律论处。”

第五日、第六日，起式如常。朝而至，暮而归，依旧不垂一滴。

日暮西境而归，已是六日，而池奉神官不满。师匠遣琴音，告以池奉率神官密谈事。七日之期将至，如若无雨，则将以发难。

翌日，窃窃私语中，我仍至于五十铃川上，改换祝辞，献舞如常。

辞曰：

思而复思，惶恐之至，白于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。

妾身某处幽篁而来，自幼秘养不示于人者，如今终见于众，所申照世皇女者。得蒙神宥，以伊势大神宫斋王之代，祝祷度会之宇治之五十铃川之上。

当先谢神前。六月月次祭并神今食，照世等未及供奉。照世等些微不敢怠也，乃受命仓皇，照世受任入斋宫之日，已过祭期。斋王空座数年，神饌祝词无人宣。此照世之罪乎，朝廷亦不得已也。

此番起式，亦非恒常。斋宫久虚，神光难达。陛下以照世为非常之人，如今御意欲通神以照世。我等苇原中国之人，非不敬神。草壁皇子薨而大津皇子戕，幼主孤弱而权臣环伺，天皇独支大局，而连遇旱魃，实危疑之际。照世以不才之身，愿承此任。

伏乞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以听，御心浩荡，非望以帛帛思眷，非敢以仪轨求应。以女子之身，继天武之业，上以承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，日夜焦劳，精诚以治，誓守此丰苇原千秋长五百秋水穗国，其心可悯，其志可叹。不爱苇原中国者与不受天孙之命者，无以至于此。

伏惟八百万神聚于天安河原之时，共思所以出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。思兼神集常世之长鸣鸟，取天安河上坚石与天金山铁，命鍛镜磨玉，又取天辉山之朱樱设祭。布刀玉命举镜，天儿屋命唱祝词，天宇受卖命舞于真苦之下。时景之事，何不似今日。照世以为，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一如地上众生，非不欲出，为所伤而不见也。

言及此处，顾自叹息。眼角湿润，我亦追忆彼时天安河原，天岩户隐。月读命抱持怀中时，天照大御神命所思，此时才少通。

比及月都诸事，比及久远之地上昔话，我实在年幼，不知往事何以若彼。

于是决意已断，正如此而我——所呼蓬莱山辉夜者，当躬行地上，以知“污秽”风情。

辞曰：

今地上旱魃，一如彼时天安河原，暗闇如长夜。百姓之泪，涸于田中；祈雨之声，哑于喉间。非敢责神不垂怜，亦非以币帛求应验。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，亦复掩面为他者所闭乎？天安河原时，天孙降临时，哀去伤暴。

然而有天岩户隐，则亦有天岩户启。石扉訇然，神光复照于苇原中国。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亦知如此非久居之处。照世一人举镜，口念祝词而舞之蹈之，起式于此，不敢求速应，但愿一忖，以两界隐世入世之身，为天地通达之证。

恐而再恐以白。

祝词甫毕，我收步跪于台上，以双手擎八咫镜向天。两袖本垂于臂下，旋有风起，两袖飘翻。

有水自天垂落。

一滴，落于额间。

再一滴，祈雨台上已着湿痕。

三两点，渐密而至，再则倾盆，不过顷刻之间。有诗云：

七日力祈川上舞，蓄谋发难代行任。  
孤身再隐天岩户，众望重提地石砧。  
两次携行开虑怛，三番遣送让原琴。  
应怜悔意将情觅，换得倾盆降白霖。

我只拱手而立，执镜，雨中不动分毫。归途中，已不闻私语，只有雨声簌簌。

雨水经日，方得快晴。翌日仍襁褓五十铃川。是时天地澄明，澈阔无际。随行神官再无言语，但行至谨。我目不斜视，只缓行如素。

是夜，我闲坐读书，一边思忖。依常例六月晦有大祓，当早作准备。

忽而琴音报，池奉独来谢罪，跪起居殿外。前日才雨，泥土未干，而下裳污湿。“神官已跪三刻，其意似有人不满殿下并非正当皇女，故受命发难。此来欲弃暗投明，随公主麾下。小官解释而得。”琴音眨眼，有狡黠意。

如此憨态可掬之兔女，我不免轻笑：“如此解释，未免太像武将。”又一挥扇：“传入内。”

少顷琴音回：“神官不肯入内，只跪伏。”

我叹气，教琴音架帘，持扇出殿。

“斋王大人，臣……有眼无珠，冒犯神威，请以责罚。”肩头微颤。

“起。”我不动。“从神官旧例，是为宗法，不问罪。若要问罪，奉神者皆有罪。偌大苇原中国多少神官，何去何从？”

或是池奉心中悸动，微动而未起。我又道：“起。殿外才雨霁而泥泞，污衣裳。晦大祓，尔当行神官队中。”

池奉怔。我转身时，池奉作揖离去。

六月晦。斋宫各处筹备已甫。如此大祓半年一度，祓周身污秽，以期下半岁之新始。恰似临行皆沐浴，则顿觉征铎一身轻。

是日百官同聚，神官高诵事，所谓“国津罪”“天津罪”，祓除祟秽。

于是我上台，宣晦大祓祝辞。辞曰：

召侍亲王、诸王、诸臣、百官人等，敬闻宣命：

凡仕奉于天皇朝廷者，自系巾之伴男、系臂襷之伴男、负靱之伴男、佩剑之伴男、八十伴男始，至于仕奉于各官署之人等，其所犯种种罪过，于今年六月晦日之大祓，予以祓除清净事，敬闻宣命。

神镇坐高天原，皇亲神漏岐、神漏美之命，召八百万神等聚集而议：“我皇御孙尊，当以丰苇原水穗之国为安国平久知治。”如此托奉国中，问而再问，扫而再扫荒振神，语问磐根、树立、草之垣叶，乃至令言止。于是放开天磐座，将天之八重云千别之千别，降而托奉。

.....

如此失秽，自仕奉天皇我朝廷之官人等，至于天下四方之国，自今日所谓罪者不在，如是而耳闻于高天原，牵马而立：今年六月晦日，于夕阳西下之时大祓，予以祓除清净事，敬闻宣命。

四国之卜部等，将此持出大川之道，祓除宣命如上。

御贄献上，使者遣出，而斋会始。待至七月，节会将至，想来当是气象一新。遥想持统帝，得身轻少许无？入世之趣，竟能如此。盖知人爱人，方为“入世”。所谓“污秽”者，祓除则已。若非恒常处污秽中，岂有乐情物哀，无尽风物入眼乎？

祭典归来，与师匠琴音同坐起居殿，品茗闲话，甚抚舒心。

有《汉宫春》：

润尽丰华，沐铃川五十，霖霖方晴。斋人奉币归殿，欢喜回程：“名山岳渎，所到处、借雨归耕。”闻道是、神官亲族，逢凶化吉欣情。

转眼斋宫大祓，濯洗污服处，得复清明。官民同庆顷刻，流水归瀛。人间行路，常求索、斩棘披荆。身代入、曲觞萦绕，一身重又轻盈。